



教育前沿

AI时代的教育使命

卜玉华

在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技术深度介入生活的时代。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重构任务。人工智能目前的发展水平已经表明,它可以分析学生数据,对学生进行个性化需求诊断;可以帮助教师批改作业,

甚至替代教师上课;也可以替代传统的书本、教室等,让知识的获取突破时空限制。正因如此,人工智能可能成为解决教育资源不均、提升学生成绩、减轻教师负担的关键工具。然而,我们在为这种“效率奇迹”欢呼的同时,一个更为深刻、隐蔽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人工智能替代了我们的学习、思考和劳动过程,生命成长的意义将源于何处?

1 AI引发的意义危机：人工智能挑战下我们为何而学

从人的本质看,人类是一种追寻意义的存在。这一命题源于许多哲学家对人的本质的探讨。恩格斯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是因为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创造出无限的价值,展现出人的生命尊严和存在的根本意义。在追寻意义过程中,劳动和学习从来不只是工具性的手段,而是通往意义之路的重要形

式。我们在劳动中体验成就感,在学习 中体验成长感,这些体验并不仅仅源于所产生的结果,还源于在劳动或学习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和超越自我而带来的自我建构和个人生命价值的确认。从教育的本质来看,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掌握技能或知识,更是个体与世界、与他者、与自身发生深度对话的实践。换言之,这种实践正是在面对挑战、失败与反思中才得以展开。然而,如果人工智能替学生写作文、解数学

题,甚至参与对话和表达,那些原本属于学生“生命价值修炼”的实践,将逐渐消解为从人工智能“点击式获取”信息的行为。在此情况下,人工智能会使得学习和劳动变得“轻而易举”而且“高效”,原本需要投入时间、情感和身体的实践活动被大量外包给各类智能体。不难想象,学习也就可能因此而失去了原初意义生成的场域,学生也不再从学习中感受自身的成长,也就难以产生意义联结。

2 意义感的守护：教育的永恒使命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意义感的缺失构成了我们所面临的最深层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我们重新反思教育的目的。

孔子的“仁学”思想为教育赋予了道德和人文使命。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唤醒人内在的“仁”性,指导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完成自我实现和伦理担当。克己复礼以为仁,其意义的形成并非源自抽象构想,而是产生于日常生活中对礼节规范的践行。这种对自我的约束和对社会秩序的尊重,为我们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行动意义”提供了行动方

向。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人具有内在的道德潜能,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在他看来,教育不是输入知识,而是唤醒潜在的良知,使人不断超越自我、趋近理想人格。他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的无限道德可能性的信任。庄子则关注个体的精神自由和生命境界的提升。他主张乘物以游心,强调人在宇宙中的自在之道。对他而言,意义并非来自外部成就,而是源于个体与天地万物的共鸣。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认为人心中自有是非之辨,教育的职责就是引导个体在现实中“行其良知”,实现内在道德理想与现实行为的统一。从孔子的“仁”、孟子的

“性善”、庄子的“逍遥”到王阳明的“良知”,中国哲学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这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哲学”,即人生不是为了服从外在规范,而是为了实现生命在道德的、精神的、关系性上的圆满。

学习的意义在于与当下世界的真实互动,是一个人作为社会存在与伦理存在的逐步展开过程。这种展开不是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的,因为它包含了不确定性、挣扎性、伦理性和关系性。在人工智能主导的环境中,教育培养人的“主体化”尤为重要。教育不只是教给学生做什么,更是唤起学生思考为何值得去做。

3 未来教育的转向：以意义为中心的教育设计

如果说人工智能教育的技术路径是“效率导向”的,那么未来教育更应转向“意义导向”,完成如下三重任务。

第一,保留真实挑战。正是面对未知、解决问题、经历失败的过程,人的坚韧性格和批判意识才得以被塑造。为此,学习中的“难”和“慢”不应被彻底抹去,未来教育需要设计一些不可被人工智能完成的任务,如多元观点下的伦理讨论、历史事件的立场辨析以及生活经验的描写等。

第二,强化人与人的关系。教育关系是人与人、生命与生命相互对话、共同经历的时刻,是心灵上的沟通,发生在教育

中的许多关键时刻,如一个鼓励的眼神、一次共同的沉默、一次对痛苦的倾听,都是关系性的、不可被编程的。人工智能无法建立这些真正的教育关系。这要求未来教育要重视师生关系、同伴学习和跨代际对话,以强化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重建“学习为何而学”的意义空间。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之外,在高效的人工智能叙事之外,未来教育还需要进一步思考:何为好的学习、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追求、教育能否赋予生命以意义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范式

热点
透视

余敏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应用型人才是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具有实践导向、突出技术应用、跨学科知识、改革创新等核心特质。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主阵地,高校要从以下三个维度系统性构建,突破传统范式,优化育人环境,提升育人质量,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构建人才培养供给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当前,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适配的科技和人才支撑。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高等教育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以地方经济社会和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应

用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从根本上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实践上,应用型人才既要具备学科知识和理论基础,又要具备应用能力和改革意识,更须具备对关键岗位识别、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服务针对性、实践应用性和改革创新性。

为此,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配机制,以系统思维构建人才供需,利用大数据平台动态更新学科、专业、行业、职业等关键数据;建立“学科—专业—市场—职业发展”的多维数据体系,推动高校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未来职业深度对接;加强对人才市场变化的前瞻性研判、实时追踪和敏捷响应,构建灵活高效的人才供需动态匹配机制;推进个性化、智能化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为学生提供职业发展规划、能力提升、岗位匹配等全链条服务,提升学生社会适应力。

构建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日新月异深度融合生态。应用型人才培养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要建立“需求牵引、动态调整”的学科优化机制,形成“产业需求图谱—能力指标矩阵—课程模块群”的模式,将行业技术标准实时转化为教学标准。

在实践中,要构建“知识—能力—素质”育人体系,突出“做中学、用中学”,融入企业技术、岗位和需求,以真实问题教学推动学生技能的内化和迁

移,打造“能力指标矩阵”,提升专业设置的灵敏度,构建“课程模块群”,优化课程、教学和实训,实现专业学习与工作岗位“无缝对接”。

同时,要建立“分类培养、个性发展”的个性化人才培养机制。结合学生的兴趣、优势与职业意向,提供多元方案。开设模块化、菜单式课程,实施“基础课程+方向课程+项目实践”分层教学,实现学生个性化成长。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实施联合育人、定向培养和岗位实训,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从“静态供给”向“动态适配”、从“统一模式”向“个性成长”转变,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构建应用价值创新与多方发展共享的协同治理模式。应用型人才培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持续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注重人才培养效能实际转化,探索构建“价值导向明确、资源配置优化、多元主体协同”的育人新机制,是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以上目标,需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实现育人生态的创新和转化。构建以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通过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多方协同、多元共治,完善制度保障,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产业优化、人才供需平衡与个人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政府主导政策、资源和制度保障,高校围绕应

用工人才的能力结构和发展需求,深化人才培养改革,强化实践导向和综合素质培养;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确保教育与岗位匹配,社会力量为人才成长提供支持性服务,个人主动承担起自身成长的责任。二是实现育人过程的创新和转化。创新开放育人模式,多部门协同构建治理框架,统筹人才培养与产业、技术衔接,形成政策支持与资源整合的强大动力;创新激励措施,组合政策工具引导企业深度参与,降低企业参与办学成本,激发企业参与专业共建,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和技术转化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新评价机制,打破行业和学术壁垒,建立促进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新型教育生态,重构教师发展轨道,探索建立“学术—实践”晋升体系,通过实践成果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增强教师的职业竞争力。三是实现育人成效的创新和转化。这是推动高质量产教融合的核心目标。构建“教育—产业共同体”是推动深层次产教融合的战略选择,更是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必然要求。多元协同育人机制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实现从“知识灌输”向“能力生成”的范式转型,从“单向供给”向“共建共享”的系统变革,构建多维互动网络,形成合作格局,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配性,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和创新活力。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

向世界解读中国文化的内涵

武敏

习近平主席在给外文出版社的外国专家们回信时指出:“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这一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培养具备高素质翻译人才、进一步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遵循。

高度重视国际传播的重大意义,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当前,国际传播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合作共赢的关键力量。

国际传播是中国展示开放姿态的窗口。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高质量的国际合作、全方位的国际传播,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带来了合作机遇,体现出中国携手各国共筑发展之路的诚意。越来越多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够及时澄清谬误,以真实的发展成果、开放合作的实际行动,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国际传播有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更是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中国通过国际传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以及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价值观传播出去,同时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互鉴中共同发展。

充分发挥翻译的桥梁作用,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从古至今,无数史实印证着翻译对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将《道德经》译为梵文,让道家思想远播天竺,让世界得以窥见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深邃。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和英籍汉学家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译本,以不同风格将《红楼梦》推向世界,不同的译本让西方读者领略到“大观园”的繁华和兴衰,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重塑。翻译让中国故事突破语言边界,以更生动、更易懂的方式走向世界。

立足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快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and 实效性。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在开放、多元、复杂的全球语境中,要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向世界传播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更好地适应我国强国建设的需要。

为此,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多方联动,协同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强化跨学科研究和教学。跨学科、项目化的教学模式,推动翻译专业学生复合型知识和能力的构建;促进政产学研用联合,根据新时代下国际传播对翻译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打造政产学研用联合的重大创新载体,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推行校内校外双导师协同培养机制。二是发挥“高校+智库”叠加优势,打造高质量的育才环境。高校组建多学科融合的翻译传播跨学科师资团队,构建人才培养体系,邀请智库专家进课堂并借国际网络为学生提供国际交流和学习机会,共同培育适应新时代下发展需求的高素质翻译人才。三是融合国内外多样化传播资源和要素,助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运用社会和媒体资源提升学生的社交媒体运用能力和新闻敏感性,深度融合国内外资源,搭建国际传播和实践平台。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协同打造研学实践生态系统

刘福芹 潘锦辉 李洪军

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面对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命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学实践生态系统,既是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传统教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对“五育融合”育人理念的实践性回应。从共生理论视角审视,研学实践本质上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生态系统,其育人目标的实现需要多元主体协同联动。

研学实践生态系统,是由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等核心共生单元构成,并与政策、技术、价值观念等外部要素动态交互、良性互动。各单元需要协同联动并结合学生共同参与,共同推动研学实践从组织到实施的完整落地。作为系统的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各共生单元职责清晰且互补。单元间的价值交互依赖课程体系、评价体系、数智平台三大共生界面,系统形成一体化共生模式,推动各单元角色转型:政府从“管理者”转向“生态构建者”、企业从“资源供给者”转向“教育共创者”、家庭从“旁观者”转向“深度参与者”、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向“主动反馈者”,实现能量循环流动和系统高效运行。以政策打破资源壁垒,实现研学资源的整合;开发智慧研学云平台,降低研学实践信息不对称;以观念革新规避“游而不学”等问题。

如何建构有效的研学实践生态系统?研学实践生态系统以“目标—连接—支撑”为逻辑链条,形成相互嵌套、协同发力的整体建构路径。

凝聚价值共识,统一共生单元目标。研学实践中,要凝聚价值共识,平衡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等共生单元在教育公益性、市场逐利性和育人目标之间的张力。政策引导以教育的公益性为核心,兼顾市场规律,构建信任和“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管理校准坐标,实现公益性与市场性的有机统一。

深化交互关系,激发共生界面效能。由课程体系、评价体系和数智平台构成的共生界面,要紧扣研学实践助力可持续发展。研学课程体系应让自然环境、文化符号、学科知识在研学过程中有机融合。评价体系要重点考查学生在复杂情境中的认知发展和能力提高。数智平台要接入人工智能模型,精准匹配研学资源,制订研学方案。

厚植生态沃土,强化共生环境赋能。技术应用坚持育人本位,提升资源匹配效率;文化建设弥合传统教育理念和研学实践导向的差距,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理念与现代研学实践相结合。当政策环境提供制度弹性、技术环境赋予发展动能、文化建设注入意义内核时,共生环境才能成为滋养研学实践生态系统的沃土。

(刘福芹单位:山东省青州市圣水学校,潘锦辉单位:山东省菏泽市陈集镇陈集小学,李洪军单位:山东省青州市弥河初级中学。本文系山东省2024年基础教育教育教学改革提升项目“县域中小学研学旅行整体推进的实践探索”成果)